■日軍攻入尖沙

深重的情感,往往無法找到確切的 報記者專訪,他時而侃侃而談,盡訴苦 楚; 時而陷入沉默、眼泛淚光。畢竟「三 每走一段距離, 便有一人留下來駐守 年零八個月」是上一輩港人最不堪回首的 歲月,是一生中最難以磨滅的傷痕。災難 總是無聲無息地降臨,1941年12月8日 早上,日軍毫無預兆地空襲香港,炸開了 噩夢的篇章。

日軍突襲 學校停課

啟德機場是日軍空襲其中一個目標。 當時只有14歲、讀五年級的林彥斌和媽 媽正在上學途中,「我在超然學校讀書, 走到彌敦道公眾四方街時(今眾坊街), 忽然聽到轟炸聲,當時沒有響警報,大家 都不知發生什麼事。後來警報響起了,大 到屍體是等閒事。 家還不相信日軍真的轟炸香港,我也不懂 得害怕,結果媽媽很快帶我回家,學校後 來也停了課。」

「空襲發生後,港英政府並沒向公眾解釋

■攻陷香

港後,日

軍列隊入

城,經過

皇后大

資料圖片

道。

想來才發現奇怪得很。」 兩三天後,持槍的日軍正 式入城,「我家在二樓,從窗口看出 去,看見幾十個日軍步操進入廣東道, 樣子有點囂張。」

大米配給 路有餓死骨

死亡的氣息籠罩全城,日軍對港人實 施糧食配給,叫林彥斌印象最深刻的是大 米配給後來鋭減,「每人由原本分得6両 4白米,到之後才3両6,你説那能吃得 飽?」糧油價格在那段時間急升,在接近 日本宣布戰敗的重光時期,香港食油價格 已升至每斤300元,白米也要每斤280至 290元,普羅大眾根本無法負擔。食物不 夠、物價高企,令很多人餓死,在街上看

活人遭割肉 陳屍血泊

林彦斌憶述,他家附近有一間港英政 府用來賣公煙(鴉片煙)的店舖,門窗都被 拆了去賣,很多人躲到裡面等死。他痛心 因為沒錢,有些人會脱走屍體

服去賣 後巷每天 都有十具八 具屍體,有大人有 小孩,日軍一天會 安排收屍兩次,兩個 人揪着屍體的手和 腳,搖兩搖就那麼把 屍體拋上車。」在生死關 頭,人性也徹底侵蝕——活生生 的人被割掉肉塊後,淌着鮮血倒在街道, 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林彥斌説着這些令 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幅幅而淋淋的畫面 恍如呈現眼前,使記者感到一陣背脊發

除了不少人餓死,遭日軍殺害的平民 也不計其數。「日軍當時每周總有兩三 天,在佐敦道及彌敦道交界的黃棠記木廠 (現時裕華國貨一帶)拉着一條繩,看見多 人走過時,便會挑人走到繩的另一端去, 每次約挑幾十至一百人,再帶到佐敦碼頭 上船,船駛到海中心後便會被鑿穿,懂游 水的便自己游上岸,否則便溺死……但 即使懂游水,要游回岸也不是易事。」

在那短短三年多光景裡,香港人口由 約160萬跌到50萬至60萬,多少條人命 就這樣消失。林彥斌説着忽然激動,「可 是現在很多三、四十歲,四、五十歲的人 都不知什麼是三年零八個月了。」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濫殺平民 各種橫蠻無理的方式「懲罰」及羞辱港 人。林彥斌説起往事歷歷在目,「當年從 廣東道前往尖沙咀的方向,有日軍站崗,

都一定要鞠 躬,否則士 兵便會追過 來,一邊掌 摑一邊大罵 Bakayaro! Bakayaro!

■日軍進攻香港時,地毯式 轟炸灣仔,造成遍地瓦礫和 資料圖片

開槍時會像電影般把槍舉高,他們只須把 槍移到這裡,『呼』一聲,人便倒下 了!」林彥斌邊説邊做舉槍的動作,把手 任何人走過 放到腰間位置,展示給記者看當時日軍開 槍是何等隨意,視人命如無物。

見日軍被迫鞠躬

日軍「懲罰」港人的方法層出不窮, 其中一種是「吊飛機」。林彥斌舉起拇指 解釋:「就是用繩綁着兩隻手指頭,把人 吊到九龍倉外,你知道建築物外的防盜鐵 (意即混蛋 欄嗎?就是把人吊在那些鐵欄,雙腳僅碰 蠢 材)」。 到地面。」另一種是叫人托起底部穿小洞 死啊!」 如果日軍覺的火水罐,再往內一直加水,受害人要托 得途人形跡 到水流完為止,但有時即使 可疑,便會 水流完了,日軍也不一定放 把人叫過 人,還會再加水。第三種就

是強迫人不停喝水,無法喝也要喝。 林彥斌又憶述自己曾兩次見到有人被 殺頭的場面,「就在佐敦道,日軍拿着長 劍一揮,再把屍體推下海。另一次在荔枝 角,我當時不敢走近,怕對方連我都殺 了」。那麼,林彥斌會否擔心自己或身邊 人也難逃一劫?他坦承當時太年輕,也不 太懂得害怕,但他有一套生存之道,「總 之你要規規矩矩,看到他(日軍)的時候走 過去鞠躬,便沒事了。」他也會盡量不走 有日軍站崗的街道。日軍如此殘暴,沒人 反抗嗎?林彥斌苦笑説:「在背後罵的人 多,當面反抗的人我不見,畢竟大家都怕

■日軍軍官在投

降儀式上交出指

■走過香港淪 陷的日子,林 彥斌對往事娓

> 本報記者 孫志賢 攝

娓道來

日軍入侵亞洲國家時強徵慰安婦,林彥斌 表示,沒看到日軍在街上擄走婦女,「但我 知道日軍每兩三晚便會到處拍門找花姑娘, 我認識的女孩子都會把臉塗髒,早早躲到床 底下,再找雜物擋住以免被發現。大家都知 道,即使第一、二天日軍沒來,第三天也必 定會來」。記者忍不住問:「你母親那時也 日軍有興趣的只是年輕女子,而且都是一些 處女」。

政府燒「火油井」 烈焰一周不滅

在日治時期,見到街上躺着屍體、日軍槍 殺平民,年輕的林彥斌還不懂得害怕,他最 害怕的反而是港英政府在日軍入侵前,燒掉 「火油井」,以免它們落在日軍手上。這一 燒造成熊熊烈火,久久不熄。

林彥斌談論這場火時,臉上仍不自覺猶有 餘悸,「距離我家千餘呎外有3個火油井, 它們都被燒了,燒了足足一個多星期」。他 娓娓道來,似是經歷過劫後餘生,還慶幸地 說:「幸好當時吹的是東風,不是西風,如 果吹西風,我家便會被波及了。」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駐守香港的英軍奉倫 敦之命,摧毀油庫及軍事設施,以防物資落 入日軍手中。

日軍佔領香港後,發行大量「軍用 更立例禁止市民持有港元。日軍以1日 圓軍票換4元港幣,掠奪市民財富。日 很多人排隊。 本 1945 年戰敗投降, 日軍沒收回軍票 會殺頭,沒有店舖敢收港幣,我們也 得相當完好。

不知道日軍會佔領多久,所以只好把 手票」,列為香港的法定貨幣,其後 所有錢拿去換軍票。」他還記得第一 次換軍票時,就在尖沙咀匯豐銀行,

林彦斌至今仍持有大量軍票,在記 便離開香港,港元恢復作香港法定貨 者請求下,他如同捧着珍寶般拿出一 幣,軍票慘成廢紙。林彥斌憶述説: 個大膠袋,小心翼翼地把結打開,原 「日軍不准我們保留港幣,如果搜到 來裡面還有很多層膠袋,把軍票保存



冀恢復抗戰勝利日假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英 國於8月30日恢復管治香港,並將當天定為「重光 紀念日」假期,1997年香港回歸後改為抗日戰爭勝 利紀念日。到了1998年,特區政府為免假期太 多影響經濟和金融市場,故決定取消抗戰勝利 紀念日和國慶翌日假期,改為佛誕及勞動節 並於翌年開始實施。

現為香港索償協會董事的林彥斌對 此不太認同,他説:「還記得當年8 月15日,日軍投降,我和父母都外出 吃飯慶祝,多闊綽!那時大家都很開 心!」林彦斌最大的心願 就是香港能恢復抗戰勝利 的紀念日假期,「我真的 很希望香港人能 銘 記 這 段 歷